

第一章 其人其著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逝於公元前322年秋，終年62歲，正是他事業的巔峰時期：作為一位學者，他的科學探索廣泛、哲學思索深邃；作為一名教師，他令希臘最聰明的年輕人為之着迷，並激勵着他們；作為一位公眾人物，他在動盪的年代過着動盪的生活。他像一位智慧巨人，高居於其他古人之上：他之前的人，無人堪比其學識貢獻；而後來者，無人敢比其成就。關於亞里士多德的性格和個性，人們知之甚少。他出身富貴人家，據說是個花花公子，手上戴着多枚戒指，留着時髦的短髮。他消化系統不好，據說身材細長，像個紡錘。他是個優秀的演說家，演講的時候觀點明晰，談話時的論述令人信服。同時，他還有一種諷刺才智。他樹敵很多，他們指責他傲慢。但保存下來的亞里士多德遺囑卻表明，他是個有雅量的人。他的哲學著作是客觀的、不帶個人好惡的，但卻表明他對友誼和自足的珍視，表明他在意識到自己在光榮傳統中的地位時，對自己的成就又有一份恰當的自豪。也許他更多的是令人尊敬，而不是令人親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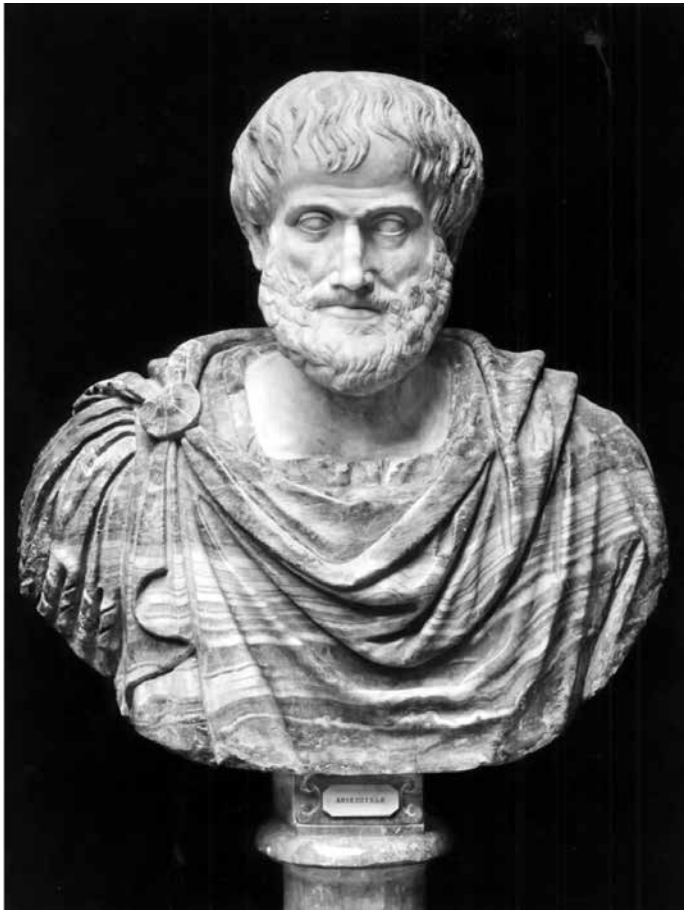


圖1 「亞里士多德是個花花公子，手上戴着多枚戒指，留着時髦的短髮。」這個半身像的雕刻者——也許是亞歷山大大帝命人製作的——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

對一個傳記作家來說，這樣的資料顯得有些單薄；我們也不希望能像了解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多地了解亞里士多德，畢竟他生活的時代太久遠了，歲月的深淵已吞噬了他生活的細節。然而，有一件事可以確信無疑：亞里士多德的一生都被一種灼熱的渴望，即對知識的渴望驅動着。他的整個生涯和每一個已為人知的活動都證明了一個事實：他先於其他人關注如何促進對真理的探索，如何提高人類知識的總和。儘管他以一種非凡的投入來追求自己的目標，可他並不認為自己擁有非凡的求知慾；因為他曾斷言「所有人都有渴望認識(世界)的天性」，還聲稱：最恰當地說來，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是以思想來區分的，因此生命——一種完全人類的生命——就是「思想活動」。在其早期的著作《哲學訓詞》*中，亞里士多德宣稱「智慧的獲得是令人愉悅的；所有的人在哲學中都會感到安適，也希望把其他事放在一邊，花些時間在哲學上」。「哲學」一詞從詞源學上講，指的是對智慧的熱愛。在亞里士多德的書中，哲學家不是一個隱居的大學老師，從事着遙遠而抽象的思考；而是尋求「人類的和神聖的一切事物的知識」的人。在他後期的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論述道：「幸福」——人們認識自己且感覺最旺盛活躍的一種思想狀態——存在於

* 原文 *Exhortation to Philosophy*，筆者譯為《哲學訓詞》。——譯注

一種充滿智力活動的生命中。這種生命是不是過於神聖、人類無法企及？不是的，因為「我們不能聽命於那些因為我們是人而督促我們思考人類思想，因為我們是凡人而督促我們思考凡人思想的人。相反，我們應盡可能地使自己不朽，盡可能地按我們身上最精細的元素生活——雖然這類元素在體積上很小，但在能量和價值上卻比其他任何元素都更偉大」。

一個人的正確目標是仿效眾神，使自己不朽；因為這樣做就會變成最完全意義上的人，實現最完整的自我。這種自我實現需要他具有求知慾，而這種求知慾是一個人自然而然要具備的。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秘訣也許被認為是苛刻的、適用範圍狹窄的，而且，他把自己那種熱切的求知慾歸結於人類的共性，顯然過於樂觀。但他的秘訣出自於內心：他勸告我們像他自己那樣度過我們的一生。

古代的一位亞里士多德傳記作者寫道：「他寫了大量的書，由於他在每個領域都很優秀，我覺得有必要列舉一下。」列舉單上約有一百五十項，若按照現代的出版方式出版，也許足足有五十卷。這個列舉單沒有把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全部包括在內——實際上，單子上連他現在最有名的兩部書《形而上學》和《尼各馬可倫理學》都沒有提到。列舉單上的作品數量龐大，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涉及的領域和種類，而不是其數量。他列舉的標題目錄包括：《論

正義》、《論詩人》、《論財富》、《論靈魂》、《論快樂》、《論學科》、《論種和屬》、《演繹法》、《定義法》、《政治理論講稿》(計八本)、《修辭藝術》、《論畢達哥拉斯學派》、《論動物》(計九本)、《解剖學》(計七本)、《論植物》、《論運動》、《論天文學》、《荷馬問題》(計六本)、《論磁鐵》、《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勝利者》、《格言錄》、《論尼羅河》。作品中有探討邏輯的，有談論語言的，有闡釋藝術的，有剖析倫理學、政治和法律的，有討論法制史和知識史的，有談論心理學和生理學的，有談論包括動物學、生物學、植物學在內的自然史的，有談論化學、天文學、力學和數學的，有探討科學哲學的，有探討運動、空間和時間之本質的，有探討形而上學和知識理論的。隨便選擇一個研究領域，亞里士多德都曾辛勤耕耘過；隨便說出一個人類努力探索的方面，亞里士多德都曾經論述過。

這些作品中，不足五分之一保存了下來。但倖存下來的這一小部分包含了 he 研究的大部分內容。儘管 he 生平的大部分作品遺失了，我們仍能獲得 he 思想活動的全貌。

現存著述中的大部分當初也許並不打算供人閱讀；因為當代所保存的這些專題論述似乎是由亞里士多德的講稿組成的。這些講稿是供自己使用而不是用於公開傳播。毫無疑問，講稿在數年的時間中經過了

不斷的修改。而且，儘管一些專題論述的結構由亞里士多德自己確定，其他的論述卻很明顯地是由後來的編輯們拼湊起來的——其中《尼各馬可倫理學》就不是一個統一的著作，《形而上學》很明顯地是由一組論文組成，而不是一篇連貫的專題論文。有鑑於此，當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作品的風格經常不相統一時，就不足為奇了。柏拉圖(Plato)的對話是精雕細刻的人工作品，語言技巧映襯着思想的微妙。而亞里士多德的大部分作品都語言簡練，論點簡明。其中可以見到突然的過渡、生硬的重複和晦澀的隱喻。好幾段連貫的闡述與斷斷續續的略記夾雜在一起。語言簡樸而有力。如果說論述語言看起來未加潤色，部分原因乃在於亞里士多德覺得沒有必要祛除這種粗糙。但這只是就部分作品而言，因為在揣摩過科學作品的恰當寫作風格之後，亞里士多德喜歡簡約。「在每一種教導形式中，都要略微關注語言；因為在說清事物方面我們是這樣說還是那樣說的，這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也不是特別大：所有這些事物都是要展示給聽眾的——這也是為何沒有人用這種方法教授幾何的原因。」亞里士多德能寫出很精美的文章，文筆受到古代讀過他未保存下來的著作的評論家垂青——現存的一些作品寫得鏗鏘有力，甚至華麗而富有神韻。但華麗辭藻是無用的，精美的語言結不出科學的果實來。

如果讀者打開亞里士多德的書就想找到對某個哲

學主題的系統論述，或想發現一本有條理的科學教科書，難免會很快打住：亞里士多德的專題論述可不是那樣的。不過，閱讀這些論述也不是枯燥的長途跋涉。亞里士多德有一種活力，這種活力越吸引人就越容易被了解；這些論述毫無柏拉圖對話中的掩飾筆法，以一種直接而刻板的方式（或者至少顯得是這樣）揭示作者的思想。不難想像的是，你能在不經意中聽到亞里士多德的自言自語。

最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是很難閱讀的。一個好的閱讀方法是：拿起一本專題論文時把它看做一組講稿，設想自己要用它們講課。你必須擴展和闡述其中的論點，必須使過渡顯得清晰；你可能會決定把一些段落轉換成腳注或留做下次講課用。如果你有演講才能，會發現幽默自在其中。得承認的是，亞里士多德的作品不僅難讀，還令人困惑。他在這裏是甚麼意思呢？這個結論究竟是如何由那些前提推導來的？為何這裏會突然出現令人費解的術語？一個古代的批評家曾聲稱「他用晦澀的語言來迂迴繞過難以闡述的主題，以此避免別人的反駁——就像章魚噴射黑墨一樣，使自己難以被捕獲」。每個讀者有時都會把亞里士多德看做章魚。但令人懊惱的時刻沒有歡欣的時刻多。亞里士多德的論述給讀者提出一個特殊的挑戰；一旦你接受挑戰，就不會再讀其他形式的論述了。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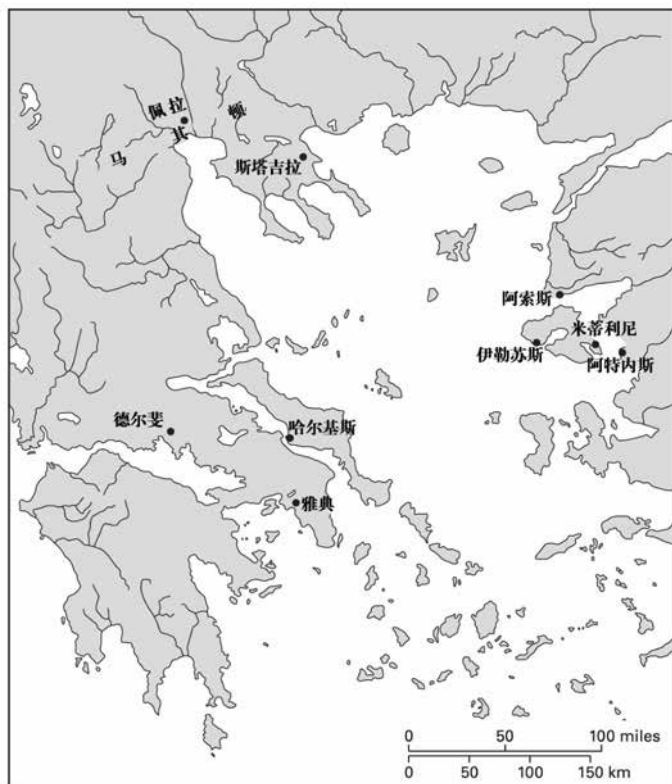
一位公眾人物

亞里士多德不是隱者：他所推崇的沉思冥想不是躺在扶手椅裏或窩在象牙塔裏進行的。他從未從政，但卻是個公眾人物，經常實足地生活在公眾的視野裏。不過，公元前322年春，他隱居到哈爾基斯的埃維亞島，在那裏有他母親家族的財產；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為自己的孤獨而感到悲傷。之前的十三年，他住在希臘的文化之都雅典。在雅典期間，他定期地在呂克昂* (Lyceum) 教課。因為他認為知識和教書是不可分割的。他自己的研究經常與他人以研究小組的形式一起完成；他將自己的研究結果與朋友和學生交流，從不把它們看做自己的私人寶藏；畢竟，一個人除非能將自己的知識傳遞給他人，否則就不能宣稱自己懂得了一個學科領域。而且，教書是有知識的最好證據，也是知識的自然展示。

呂克昂有時被稱做亞里士多德的「學校」；人們也很容易把它想像成現代大學的一種，想像成具有作息表、課程課目和教學大綱，組織學生入學和考試，

* 亞里士多德於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創辦的學校。——編注

並進行學位的授予工作。但呂克昂不是私立大學：它是個公共場所——是一個聖殿、一所高級學校。一個古老的傳說是這樣的：亞里士多德上午給優秀的學生授課，晚上則給一般公眾作講座。不管事實如何，呂克昂內的各項制度的確遠沒有現代大學那麼正規。那



[審圖號：G S(2007)2050號]

地圖1 希臘地圖：展示亞里士多德活動過的地方。

時也沒有各種考試和不同等級的學位；沒有學費(也沒有助學金)；那時沒有拜占庭式的行政系統，這種系統對現代意義上的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來說則是必不可少的。

亞里士多德把教學和研究結合起來：他的課堂內容一定經常是「研究性論文」，或是基於目前研究興趣的談話。他不是單獨工作。許多同事加入到他的科學和哲學研究事業之中。確切地說，我們對所有這一切都知之甚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歡想像一幫朋友共同協作，而不是像條頓教授(Teutonic Professor)那樣指導出眾的學生進行研究；但這只是想像。

亞里士多德為何突然放棄呂克昂的樂趣而退隱哈爾基斯呢？據稱，他說「他不想雅典人再犯一次違反哲學的罪過」。第一次罪過是對蘇格拉底(Socrates)的審判和處決。亞里士多德擔心他可能遭受蘇格拉底的命運；他的擔心也是有政治方面的根據的。在亞里士多德有生之年，馬其頓在腓力二世及其子亞歷山大大帝的相繼統治下，不斷擴展勢力，逐漸主導希臘世界，剝奪了小城邦的獨立地位和部分自由。亞里士多德一生都與馬其頓有着密切關係：亞里士多德出生之前，他的父親尼各馬可是馬其頓宮廷醫生；亞里士多德死的時候，指定亞歷山大的希臘總督安提帕特為其遺囑執行者。馬其頓歷史上最著名的插曲開始於公元前343年：腓力二世(Philip II)邀請亞里士多德到米埃薩

做小亞歷山大(Alexander)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應邀在宮廷待了幾年。於是圍繞着王子和哲學家的快樂結合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傳奇故事；我們不要想着能看穿這種傳奇的迷霧，或者能弄清亞里士多德對托他照管的相貌平平卻胸懷抱負的人有多大的影響。毫無疑問的是，他從自己的皇家地位中獲得不少好處；或許，他也利用自身影響為他人做過好事。有人說(這個故事據我所知可能是真的)，雅典人曾刻碑銘來紀念他，其中寫他「很好地為這座城市服務……為雅典人做各種服務性工作，尤其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與腓力二世國王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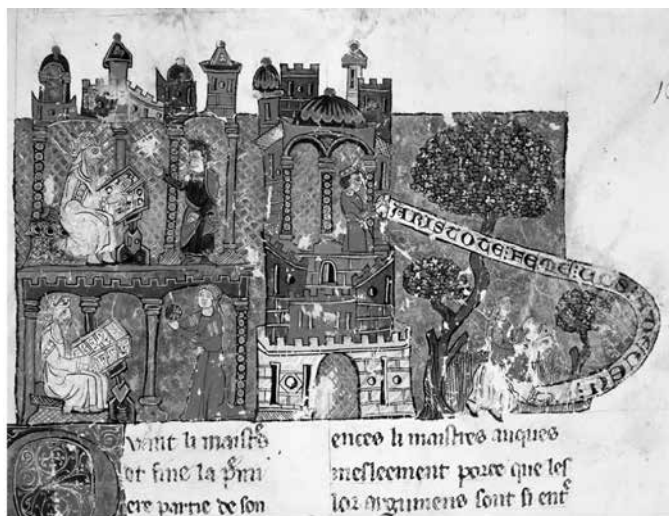


圖2 「腓力二世邀請亞里士多德到米埃薩做小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應邀在宮廷待了幾年。於是圍繞着王子和哲學家的快樂結合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傳奇故事。」中世紀的手稿間或會提到這段傳奇。

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23年6月去世。許多雅典人為此高興不已，各種反馬其頓情緒不加掩飾地表現了出來。亞里士多德不是馬其頓的代言者。（值得說明的是，他在呂克昂所教授的政治哲學並不包含為馬其頓帝國主義所作的辯解；相反地，它是反對帝國，反對帝王的。）不過，亞里士多德依然與馬其頓有關聯。他有一段在馬其頓生活的過去，並且還有許多馬其頓朋友。他發現離開雅典是明智的。

大約七十年前，考古學家在德爾斐發現的破碎的碑銘可間接地說明上述結論。據碑銘碎片記載：由於「他們為那些在皮提亞運動會上奪冠的人和從一開始就組織這場賽事的人起草銘文，亞里士多德和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 得到了讚美和表彰；讓事務大臣抄錄銘文……並立於神廟之中」。碑銘大約在公元前330年撰刻。據說幾年以後，亞里士多德給他的朋友安提帕特(Antipater)寫信時揭示了自己當時的心情：「至於當時在德爾斐給我的榮譽(現在已剝奪了)，我的態度如下：我對之既不是特別在意，也不是毫不關心。」這似乎表明，公元前330年公民投票給予亞里士多德的榮譽後來被撤消了。這個碑銘被摔碎了，後來在一口井的井底被發現——是歡呼的德爾斐民主主義者於公元前323年出於反馬其頓的憤怒而把碑銘丟下井的嗎？

* 希臘哲學家，記錄了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這一歷史事件。——譯注

不管怎樣，亞里士多德被邀請到德爾斐起草獲勝者名單的事實表明，在公元前330年之前，他就因知識淵博而享有一定的名氣。因為，這項工作需要歷史研究。在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皮提亞運動會上獲勝者，其姓名和成績都保存在德爾斐城的檔案裏。亞里士多德和卡利斯提尼（亞里士多德的姪子）一定曾在大量的古文獻裏進行篩選；從這些材料裏確定正確的編年順序，然後做出一份權威的表單。這份表單就是運動史的一部分；不過運動史遠不止這些。在亞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歷史學家不能根據普遍接受的年表慣例體系（就像現代歷史學家使用「公元前」和「公元」的慣例一樣）來確定敘述順序。年表以及後來精確的歷史，要根據對照性歷史年譜來寫：「戰爭爆發時，X是雅典的執政官，第N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第三個年頭，Y在德爾斐贏得戰車比賽冠軍。」直至亞里士多德死後幾個世紀，歷史編年問題才得以解決；不過，亞里士多德對此小有貢獻。

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列表我已在前文正式提到過，其中還恰當地包括了《皮提亞運動會的獲勝者》這個標題。列表上還有其他表明類似歷史學術題材的作品：《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獲勝者》、《Didaskaliae》（一個按系統排列的、在雅典戲劇節上演的戲劇目錄）、《Dikaiomata》（希臘各城邦提交的法律文書的選集，亞里士多德準備這些法律文書為的是腓力二世可能

要解決各城邦的邊界問題)。但在所有的歷史研究當中，最著名的還是《城邦憲法》。這類憲法共有一百五十八套。少數殘片被保存了下來，為後來的作者所常常引用；一個多世紀以前，在埃及的沙子裏發現一個莎草紙卷軸，幾乎包含一部完整的《雅典憲法》。文本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簡要地介紹了雅典憲法史；第二部分對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描述。亞里士多德本人不是雅典公民，想必卻埋頭在雅典的檔案之中，飽讀許多雅典歷史學家的作品，並熟悉雅典的政治實踐。他的研究為雅典人生活的一個面向提供了濃縮而完備的歷史。